

峨山夜月

法雲

一、小序

這是一個冬日的黃昏，在以陰天著稱的西蜀名城，冬天罕見陽光，時常天色陰沉。今天更是朔風凜冽，天容炭暗，他拖着遲緩的步子，兩手插在牛仔褲袋裏，在校園裏閒蕩，法國梧桐的林蔭道，現只剩下稀疏的黃葉和參差蒼勁的枯枝，偶爾被寒風捲起一片片落葉在地上滾動，發出悉索的微聲，平時坐無虛席的荷花池邊也冷冷清清，不復聞朗朗的書聲，同學們大都鑽進溫暖的圖書館或教室，只有幾個穿着太空服的小孩在桌球檯邊嬉戲，四周格外冷靜，他像徘徊的幽靈，步履蹣跚，爲了避開足球場傳來的喧鬧，他沉重的脚步慢慢繞過理科大樓，忽然，他雙眼圓睜，像是什麼刺痛了他麻木的神經。啊！就是這講演廳！牆上隱約還顯現一年前最激奮人心的通告：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安格爾教授演講「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」他和她的不解之緣就從這裏開始，往事像幻影般一幕幕重複展現在眼前。

二、依稀往事

十年動亂以後的大學生，他們破除了現代迷信，勇於對民

主自由化的嚮往。希望開濶眼界，探索多元化的人生宇宙。特別這次講題新穎，前所未有，可能會涉及某些禁區，因爲科學的發展固然日新月異，但在這奇幻的大千世界中，很多領域尙屬空白或尙屬初探階段，諸如多度空間，超能力和心靈之謎等等。

由於對真理的追求和對科學的熱衷，真是群情激奮，盛況空前，當他趕到大廳時，已經擠得水泄不通，座無虛席，連窗臺上也擠滿了人。正躊躇間，他的中學好友，物理系周蘇一把拖住他，好不容易到他班上擁擠的座位中硬插了一席，他無意中發現身旁一位女同學正飛快用英文筆記，不由得對她暗表佩服。

當這次別開生面的講演結束後，大家興致很高，紛紛熱烈討論起來，物理系的同學暢所欲言地發表見解，一位瘦高個子搶先道：「在科學高度發達的今天，許多方面可稱人定勝天，唯獨生命的奧秘，仍不是人力可以主宰的。」

一個手上燃着烟捲的接着說：「自然科學只研究了自然現象，所以不會發現未生以前和既死之後的精神現象。」

「是啊！」周蘇也高談道：「科學研究的對象僅限於物，對於無形的心就無能爲力了。所以不能把電子顯微鏡下看不見的就認爲虛妄。」

他坐在他們中間睜大眼睛靜靜地傾聽，因他從小失去父母，由姑媽撫養長大，他性格內向，不善言辭，祇有默默地聆聽着。

這時那位寫英文的女生插話了：

「愛因斯坦曾預言研究內在的精神生命，其功能與力量無限，這可借鑒佛家的明心見性，若我人將一切雜念妄想統統摒棄，就能激發潛能，很多靈感將會源源不斷。」

他覺得這位女同學的見解非同凡響，這時周蘇待她話音剛落，突然道：

「喂！趙玲！你不是對校刊『科學新詩』感興趣嗎？」周蘇指着他道：「這位就是我的編輯好友！」

啊，他頗感驚訝地打量着她——她就是趙玲！大專院校智力競賽第一名獲得者，却這般樸素無華，這時見她抬起頭來大方地向他道：

「啊！你好！你就是寫『探索亙古之謎』的陳純？」

他不好意思地笑了：「很不成熟，請多指教！」

她沒有一般女生的時髦打扮，身着洗舊了的白襯衫，齊耳的短髮，架上一副白邊眼鏡，十分淡雅清秀。

「你的詩境開拓，很有韻味。」她爽朗地笑着說：「不過時代飛速前進，要表達新的意境很不容易。」

他似乎很有感觸：「對！今天安格爾教授涉及到印度的瑜伽和佛教的禪宗，古老的東方玄學與科學不但互相衝突，反可以互相會通。」

「是啊！你是學文科的，有條件研究一下博大精深的佛學。」

「哎！我對佛學真是一無所知！」他很誠實地說：「而且資料也很難找。」

她十分坦率道：「我祖父的書房裏有相當多佛經，我可以借給你。」

原來她的祖父就是聞名遠近的一代名醫——中醫學院趙老教授。

大概就是這追求宇宙人生真理的緣故吧，他倆逐漸建立起純真的情誼。

趙玲的家庭乃是有深厚學養的書香之家，父母都是中醫學院附院的醫生，一個小弟正唸中學，特別是那老祖父，不僅爲德高學富的醫界泰斗，且精研佛理，熱心公益，八旬高齡時常風雨無阻爲病家出診。每見他那鶴髮童顏的慈祥面容，陳純總覺得老人具有一種崇高的精神境界。

由於陳純自幼失去父愛和母愛，故趙家對他格外關照厚待，每逢周末，節假日，他照例成了她家的座上客，不論在精神或物質方面，趙家對他視同親人，他孤寂的心靈漸感到一種溫暖，一種安慰。

當陳純關於「中國農村經濟結構」的論文在聯合國召開的亞洲經濟研究學術會上宣讀，其新穎獨到的見解深受各國專家的好評，這在經濟系學生論文中能具如此學術價值實屬難得，趙家特地設宴表示慶賀，趙玲的媽，關切問道：

「陳純啊，你的專業很出色，爲什麼不報考研究生呢？」

他羞怯地笑道：

「我怕英語過不了關！」

這時趙玲毛遂自薦道：「Let me help you!」

他真是喜出望外，這樣不需要等到周末，時常可以跟她在了一起了，「那真太好了！」他又顧慮道：「但恐怕會耽誤你的「托福」考試。」（去英語國家留學的英文考試）

趙玲懇切地笑了：

「教學相長嘛！你這人哪，真像個大姑娘！學外語首先要大胆，Dear, Don't be shy!」

他的臉微微發紅，低聲道：「Yes, dear teacher!」

常言說的好：「學問之道離不開良師益友」。她運用國外最新科學方法SO3R給陳純總結學習語音、語法的規律並製定了學習計劃，她又是一絲不苟的嚴師，每天背誦和書面作業不准拖延，起初陳純頗感緊張，經過她的定時輔導，他倆或在校園英語會話，或雙雙參加校際外語活動，或互致英文書信，或與外籍教師共度周末……

多虧她這位良師，陳純的英語真是突飛猛進，三個月後，不僅可講一口流利的英語，第一次參加全國研究生英語統考即獲優良成績。

陳純好學、渾厚、性格內涵，不像一般青年的浮華，贏得了趙玲的好感，他內心漸漸升起一種強烈的感覺，青春的生生活正像清晨的朝陽一樣充滿了希望，趙玲真是他心靈中理想的偶像，雖然他們很少進娛樂場所，甚至很少花前月下，然而他倆却情投意合地在未來理想的憧憬中翱翔，他發覺他的生命已離不開她，為何他竟十分支持她報考留學生？因他倆至真至純的情感，正如法國著名作家聖塔克喬貝里所言：「真愛並不是男女二人互相望着對方，而是兩人所望的方向是否相同。」

三、離情別緒

安格爾教授全國講學完畢，尚有一個重要的目的，是希望招收兩名品學兼優，可以造就的研究生到他加州高能物理研究所培養，趙玲不負眾望，以優異成績中選，行前一天，由陳純陪同，兩人騎腳踏車作環城郊遊，暮春三月，風和日麗，麥浪流翠，綠堤飛絮，可是一路上，陳純默不作聲，趙玲深情地凝望着他道：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他思緒萬千，想她形單影隻飄洋海外求學，不無惆悵：「我恐怕你在異鄉會感到孤寂。」

趙玲淺笑柔聲說：「無論天涯海角，只要有你我一封書信，就會給我莫大的慰藉。」

後來當她衝口而出：當年居里夫婦新婚就是騎腳踏車旅行，他羞澀的臉上泛起了紅暈。

當晚在親友為她舉行的餞別會上，趙玲演唱了電影「知音」的插曲「人生難得一知己」。只有陳純知道是專為他而唱的。

第二天機場送別，陳純的日記忠實地記載了他倆的依依別情：「今天去機場送玲出國，在親友、老師同學眾目睽睽下，不容我倆單獨談幾句話。她不時對着我發怔，時間短暫，再不講幾句最後的話就要起飛了，但平時的勇氣不知跑到哪裏去了，只是淚眼默默相望。最後她和大家一一道別，當她走過來和我握手時，低聲用英語道：「心有靈犀。」我只得苦笑着祝福：「一路順風！」玲去了，我頓覺悵然若失，我第一次體會到離別之苦，正如「江淹賦」：「黯然魂銷者，唯別而已矣！」但為了遠大的理想，崇高的事業要忍受這黯然的離愁，我的心情難於言表，正如我給她的長詩最後幾句：

「效居里，結同心。」

探索亙古真理，鞠躬盡瘁，

嘔出滿腔熱血，染成桃花！」

感情是多麼純樸、真摯、高尚、聖潔！

四、飛來噩耗

桌上是他剛盼到的美國來函，他久久地端詳着那張隨信附來的近照，加州海岸邊雄偉研究所前的情影，是那樣青春煥發，神采飛揚，他也正要向她報告喜訊呢，他已接到著名經濟學權威楊維宗教授的研究錄取通知書，他心裏感到無比的激動和欣慰，彷彿未來是五彩繽紛的充滿着光明和希望正在向他倆招手。

晚上他照例打開收音機收聽國際新聞，不一會，傳出一陣低沉的話音：「美國加州遭受罕見強烈颱風的襲擊，許多高大建築物被摧毀，海邊高能物理研究所也被捲入汪洋，著名物理學家安格爾教授和他年青有為的助手……不幸遭難……」

他脆弱的心靈猛烈劇烈的顫抖，他呼地關上收音機，不敢再往下聽，嘴裏喃喃道：「這不可能……但願沒有她……但願沒有她……」

他臉色慘白，頭腦昏沉，匆匆跳上腳踏車，飛奔她家而去，一到小獨院門口，裡面異常寂靜，他的心涼了，他輕輕推門，看見父親手裏正拿着電報，母親坐在床沿啜泣，小弟伏在桌上如同淚人一般，那德高望重的祖父也老淚縱橫，全家人默默無語，他突然感到整個世界霎時黯淡無光，只有老祖父抑制住悲痛向他道了四個字：「人生無常」，當時他實在不甚懂得其深刻的含義。

他頓覺天旋地轉，彷彿天塌了，地陷了。他模糊不清那晚是怎樣回到學校，那幾天老師同學是如何輪流陪同安慰他。

無論他們勸慰什麼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！」，「應以前途為重！」，「保重自己……」都對他不起絲毫作用，皆不能使他重新振作，他心裏好像有一隻利爪在不停地抓着、撕着，他的心臟已經碎裂了，此時他真正體會到絕望是一種什麼滋味，他年青的生命實在承受不了這樣沉重的又突然的打擊，一旦失去了她，一切成了泡影，他覺得他的生命已經失去了牠的光彩和意義。

五、除夕上山

寒假的到來，使他倍加難熬，同學們已紛紛回家團聚，爲了不讓姑媽發現他深深的痛苦，他寄回一信稟告：因爲準備研究生課程，故決意不回家過年了。

這十多天來痛苦的折磨已經使他麻木了，渾身感到精疲力竭，書自然是看不進去，他愈是想忘掉她，愈是想擺脫那些淒然的回憶，她的身影總是浮現在眼前，是那樣的清晰往事偏偏那樣歷歷在目，真是：「剪不斷，理還亂！」

春節在即，到處呈現張燈結彩的新春氣氛，家家忙碌準備歡度佳節，不時還傳來陣陣爆竹聲，他現在親身體會到人們爲何稱過年爲「年關」。趙玲的祖父會邀他去過年，但恐怕觸動他家的哀思，他決定不去了，然而明天就是除夕，他這時深刻理解以前一個潦倒文人所言「無書可讀，無家可歸，無路可走」的境地了，他感到惶惑，坐立不安，怎麼辦？向何處去？他感到一陣陣呼吸壓抑，彷彿痛苦要吞噬了他。

突然，他的腦際閃過一個印象，似乎那一部書上記載一位多愁善感的詩人，每逢佳節，總要獨自到人跡罕至的遼遠蒼涼之地去寄托其幽情，稱之曰：「寄情於山水」，他不由暗自點頭：「對，上山去！」他像一個勇敢的戰士一般，堅毅地作出了決定。

第二天拂曉，他冒着嚴寒晨霧，匆匆奔向車站而去。這長

途客車站座落在城南錦江畔，運氣不錯，還有今年最後一班去峨嵋山的客車，車站內外，熙來攘往的行人，肩挑着手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貨，行色匆匆，忙着回家團年，他獨自惆悵地凝望着那當年洗濯蜀錦的碧池，現已只剩了淺淺的伏流，那水的顏色也變黑了，河風吹來，陣陣寒意，他不禁低吟：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！」

客車啓動了，他麻木的坐在車上，浮想連翩，感到頭昏腦脹，心靈異常空虛，翻開剛從地攤買來的「讀者文摘」，影入眼簾的大都是「影星」、「健美」、「韻事」等刺眼的字迹，使他心煩，他闔上書本，往屁股下一塞，閉目養神！

客車運行着，不一會，開始在山路上緩緩行進，車身不時左右顛簸，這時後座傳來低沉而清析的聲音：「喂，同學，你的書！」他懶懶地回顧，只見一位鶴髮童顏的長者正從座位下拾起他那本文摘。「謝謝！」他木然地接過書，順手插進書包裏。

乘客沿路紛紛下車，那幾個進城辦年貨的農民扛着麻袋走後，到終點站只賸下他和那位老人。他心想，這老者莫不是跟我一樣，別有幽情，年關山上尋找避風港來了，他徑自向山上走去，這時傳來老人爽朗的笑聲：「嘿嘿！年青人，佛家講因緣，你我除夕相遇名山，真是緣份不淺哪！」

他漠然的面上呈現一絲苦笑，老人又道：

「你是要去哪一座寺廟？」

「哼，就是前面最大的萬年寺吧！」

老人笑道：「啊，那太好了，我們同路！」

他們順着崎嶇的山道往上走，他無心觀賞這清幽的環境，遠山的積雪，當攀登那一段陡直漫長的石梯，他早已氣喘汗淌了，可是那老人步履健穩，滿面紅光，若無其事。因他初次上山，對情形毫無所知，他試探着打聽：

「老人家，我忘了帶證明，有學生證可以住宿嗎？」

「啊，沒問題！」老人笑道：「那，你是第一次到此旅遊囉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老人眼裏閃着慈祥的光芒：「你放心好了，等會我給你介紹住持法師，我的老朋友。」

「啊，謝謝！」

老遠能望見那供奉普賢菩薩的無樑磚殿，氣勢雄偉，在蒼松翠柏叢中閃爍發光，突然，有一位廿來歲的端莊年青和尚從小路跑來，一把接過老人的揹包，笑道：

「李教授，師父叫我來接你！」（這位老人原是東北某大學的退休哲學教授）

「哈哈！惟明師，接着電報啦！」

「是的」那位惟明師轉身對着他問道：「這位是……？」

「啊，我的新朋友，西南大學經濟系的陳純。」老人又向他介紹道：「惟明師是我老友的徒弟，剛從佛學院返寺度假。」

從通往寺門的長長石級，可望見一位身材頹長，風度飄逸的長老正站在山門的松蔭下，他就是住持宏傳法師。兩位老友一見面就寒暄起來：「阿彌陀佛！」李教授雙手合十道：「竹徑松塢公占却！」

法師欣然應道：「最喜風雨故人來！」

長老那清癯、慈祥的面容十分和藹可親，他對陳純除夕來寺很表歡迎，並立即叫惟明去準備房間，法師慈和的笑容和脫俗的談吐，傾刻間使陳純產生一種好奇和微妙的好感，他默默地隨同他們步入幽靜的寺內。

（未完）